

| 芙峰集

F U F E N G J I

孙凤岐/著

fufeng
ji



贵州人民出版社

芙峰集

N G J I

孙凤岐/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峰集/孙凤岐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10

ISBN 7 - 221 - 06734 - 1

I. 芙… II. 孙…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924 号

芙峰集

孙凤岐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2)

责任编辑 聂鲜梅

装帧设计 曹琼德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4 年 12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1 - 06734 - 1/I · 1409

定 价 26.8 元

序 戴明贤

本书作者与我算得上老朋友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代被浩劫耽误了十年青春的有志青年，大批涌入各类高等学校。一位在电大中文系兼课的同事告诉我，他班上有两位思想勤奋，才思敏捷的隼才。其中一位就是孙凤岐。果然很快就在报刊上读到了他的散文。后来，我们又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工作，就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读到他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了。凤岐生长在湄江之滨湄潭。这座黔北小城风光秀丽、出产好茶，有“贵州小江南”之誉。采茶女的歌声笑语，年节里的花灯演出，为童稚的他打开了心中那只“艺眼”，初中毕业后成为省艺校音乐科的学生。二十年后，他还生动地描绘了大年初一清晨的街头，人墙后面那“演出服被里层的新棉衣凸得鼓囊囊”，脸颊上一边一团红圆圈的“唐二”和“幺妹”。还深深怀念阳春三月的茶山，“那些万头攒动的新芽，带着笑，发着光，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光彩夺目”。怀念“连小学生也欢欢喜喜读半天书，放半天茶假，背着小茶篓向茶山跑去”的采茶季节。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场景，似乎最能引发他的文思：月下的文庙，初夏的花溪，香山的红叶，竹城的灯会，夕阳下的莫高窟。都写得感情真诚，文笔朴素，不趋似于某些夸饰、作态和雕琢的时尚散文。

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凤岐的精力转向了文化管理领域：文

物保护、剧团存亡、文化市场、艺术交流,等等等等。头绪多,事务繁。但他勤于思考,勤于提笔的习惯没有改变。他把工作与写作结合起来,显示了他理性清明的另一面。急剧发展的社会,各种文化现象不断变化出新,产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迫使他时时进行深入的思索,探索它们的内在规律,寻找正确的判断,决定具体的对策。同时他又把这些思考加以整理概括,形成文字。于是我们看到他谈小剧场的审美特征,谈表演团体的改革,谈贵阳特色文化的构建,对许多剧目演出进行评论。此外,他又有一批散文与言论之外的文字,即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他以极大的热忱,去采访和刻画一些人生长河的搏浪者:布依族学者韦廉舟、京剧奇才侯丹梅、优秀鼓师王全力、杂技新秀陈国莉等等。我从凤岐在《痕迹》一文的题词中,知道了他不惜花费许多精力为这些人立传的原因:“风雨雷电能把它们的力和光作用于大地。人,难道不能用自己的血和汗给社会留点痕迹吗?”

初观本书的目录时,我觉得编得有点庞杂。浏览一遍,才发现文体虽多,却不离其宗。凤岐像一个勤劳的拉纤人,同时肩着几根纤绳,在文化的大江上奋力前行。

2004年3月8日

茶乡情

近日，一位亲友给我捎来一小袋故乡的茶叶，装在一只精致的盒里，盒上印着三个绿色的大字：“湄江茶”。

我急不可待地拈了一撮放进玻璃杯里，沸水一冲，那扁平匀直的茶叶顿时上下翻舞，一会儿，就变成一对对嫩绿的茶芽，婷婷玉立于水中。色，绿而透明；味，馥郁清香。霎时，整间屋子里都溢满了茶的芬芳。

茶杯里冒出的团团热气，正慢慢向四处溢散开去，我的绵绵情思也随着这缕缕茶香，向我那可爱的故乡飘去，飘去……

故乡，坐落在黔北高原上。这是一个三面傍水，一面依山的小城镇。因四乡遍布茶树，茶叶又具有色翠、香清、叶鲜、形美的特点，远近闻名，被誉为“茶乡”。

茶乡的风光绚丽多彩。那条闪着粼粼波光的湄江河，碧澄凝润，清澈见底，在习习春风中荡漾着轻柔的涟漪，就像是谁在悄悄抖动着碧绿的绸子。城北有座古朴的石拱桥，名叫“七星桥”。七个桥拱在水中的倒映形成七个圆孔，鱼儿从孔中嬉戏游过，妙趣横生。紧挨着河岸的是一大片织锦般的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青油油的麦苗儿，还有那一簇簇半紫半白的豌豆花，在春天的阳光下生机盎然……

茶乡的清晨，更荡人心弦。天空燃烧着一片片溢光流彩的朝霞，碧绿的河水染上了一层胭脂红，河两岸的翠竹绿柳一下

给镀上一层金,光彩夺目地随风摇曳。三两只灰色的麻雀特别神气,在金色的枝头跳跳蹦蹦地啾鸣。耸肩拱背的七星桥,容光焕发,披起了朝霞制的彩衣。桥顶上,七八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打着太极拳。桥畔有一片小茶馆,上了些年纪的人,悠闲地一边品着“盖碗茶”,一边在那里谈天说地,讲茶经。

茶乡的山水使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四乡的一座座茶山。一行行绿色的茶树随着逶迤的山势蜿蜒起伏,从山脚到山顶,一株连着一株,一行高过一行,绵亘数十里,一直延伸到天边,好似一幅绿色的壁毯直垂下来。风一吹,宛如一望无涯的大海,一行行茶树犹如排排波浪,风吹浪起,一浪高过一浪,直抵云天,甚是壮观。

但茶山真正动人心扉的日子,还数阳春三月。那时一株株茶树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丫梢上冒出了一对对绿茸茸的新芽,几经风雨,见风飞长。那些万头攒动的新芽,带着笑,发着光,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光彩夺目。茶汛到了,一年中头一个收获季节到了。连小学生也欢欢喜喜读半天书,放半天茶假,背着茶篓去采茶。想起上学时的我,在放茶假的那些日子里,激动得好几个晚上合不拢眼,不等天明,背起小茶篓连蹦带跳地向茶山跑去……采茶成了儿时最愉快、最惬意的趣事。

我捧起冒着热气的香茶,呷了一口,真是香在齿间,香在舌



目录

序

戴明贤

茶乡情	006
跳花灯	013
文庙月幽	018
湄江	022
春游花溪	023
观灯记	027
红叶·双清·金刚塔	030
老龙头——长城之首	032
鸣沙山·月牙泉	034
龙舞·人欢·情沸	036
“山东画侠”印象记	038
金色的沙丘	040
笛韵	043
美在生活 美在艺术	046
塑像之歌	049
小小舞台天地阔	051
作风·团风·台风	053
请为孩子们创造美好的精神食粮	057
意深·趣浓·情真	059
一枝盛开的“刺梨花”	061
遵义城头的“川剧热”	063
小舞台的魅力	065



目录

“两节”前夕话贵阳	067
音乐之都奥地利	073
文化巴黎	076
痕迹	079
倚得东风树便青	094
当家小生	117
病孩	120
圆桌上的诗 ——记青年杂技演员陈国莉	125
苗家女弃发夺魁	135
侯丹梅录像剪辑	140
全力奋进的人 ——记省艺校高级讲师王全力	155
激荡心灵的诗意美 ——读杨朔散文小札	164
艺林寄深情 花雨托心声 ——读《艺林花雨》	167
从“哑巴”说话谈起 ——浅析评剧《王若飞》的性格细节	171
动之以情 理在情中 ——评荒诞川剧《潘金莲》	173
一朵芬芳的艺术小花	175
《悲栗情恨》的悲剧意识	177
《阿罗汉神兽》的思考	179
以情动人 引人入胜 ——看黄梅戏《公主与皇帝》	181
阳性文化的赞美诗 ——评《夜郎古歌》的艺术特色	183
三看《东方红》	187
现实生活的艺术观照 ——看话剧《谋生》	189

雏凤清于老风声 ——省艺专、艺校艺术节观感	191
社会细胞核裂变断想 ——看电视剧《搭积木》	194
《市井百姓》的理性价值	196
歌发自心 曲源于情 ——艺术院校专场演出浅评	198
仰天长啸 悲歌一曲 ——京剧《满江红》观后	200
木偶剧团与《小金龟》	203
注情重技总相宜 ——看市京剧团纪念“五·四”专场演出	205
辉煌的业绩 磅礴的气势 ——看影片《大决战·辽沈战役》	207
神奇的想象 深厚的真情 ——评《红军坟》的浪漫主义手法	210
小荷才露尖尖角 ——喜看《中国民间舞集萃》	212
互为对应 相映成趣 ——看《山魂》和《侗家春》有感	215
泥巴人与小剧场	220
越剧折子戏专场赏析	223
群众性、创造性及观赏性 ——花溪之夏艺术节评析	225
青年审美心理与艺术欣赏	228
小剧场多样性的审美特征	236
小剧场 大舞台 ——南京小剧场戏剧节印象	245
危机中的困惑与求索 ——贵阳市艺术表演团体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250
在大开发中构建贵阳特色文化	259
《贵阳市优秀剧作选》序	268
《贵阳市群众文艺作品选》序	272

间，香在心间。有如春酒浇心，兴味无穷。喝着故乡这甘美的绿茶，脑子里浮现出一年前回故乡与中学时的同学李宽，登茶山看采茶的情景来。

那是清明前的一个拂晓，天空的夜云与湄江河的水面连接成一片，云和水都是一样颜色，乌蓝乌蓝的，叫人分不清是初更还是深夜。忽然，一声鸡鸣，把茶乡的山山水水都唤醒了。太阳还来不及爬上城东的山坡，就把一束束白的、桔黄的、玫瑰红的光彩抛洒到高空的云层里，一座座茶山沐浴在万道霞光之中，一派生机勃勃。我和李宽肩挎茶篓，踏着晨露，向茶山奔去……

李宽与我同龄，三十挂零了。他瘦高的个儿，黑红色的脸膛，一对明亮的眸子发出智慧的光芒。初中毕业后，一头就扎进了茶园，一干就是十六年，他四处拜师求教，加上心灵手巧，对茶的栽培、管理、采摘、加工，样样懂行精通，茶山上那些小伙子就给他取了个美名：“茶博士”。如今他已是茶场的副场长了。在采摘春茶的大忙日子里，他每天天不亮就上了茶山，一边劳动，一边与干部研究工作。照他的话说这叫“一举两得”。

我们登上茶山，茶丛前后已站满了采茶的人们。个个肩挎茶篓，晨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绯红绯红的，面对一派丰收景象，人人喜上眉梢。他们采得欢，笑得也欢，洒下满山的

笑语欢歌。使我这个离别茶乡多年的游子，立即沉浸在这欢快的劳动气氛中，禁不住也笨手笨脚地采起茶来。李宽一边采茶，一边津津乐道地告诉我，有这样一句话：种田人喜在秋后，种茶人笑在春中。每当看到茶叶吐青，茶乡的每个人都像喝了蜂蜜水，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现在政策对了路，人更勤，茶愈青，茶山的面貌也变得更加美丽了。此时，一曲采茶山歌穿破淡蓝色的晨雾，飘进我们耳里：

三月茶山翠青青，
人在绿色云中行；
茶芽如珠光灿灿，
采茶姑娘心欢腾……

歌声宛转悠扬，唱出了采茶人内心的喜悦。我循着歌声飘来的方向望去，对面山腰飘着一团薄雾，歌声自雾中飞出。清风一撩，竟透出一群身着五颜六色春装的姑娘。就像一只只瑰丽的彩蝶，在茶树丛中上下飞舞。其中一个穿红色上衣的姑娘，在这万绿丛中格外引人注目，她正领着身旁的姑娘，唱着采茶山歌，飞快地采着茶。

“她是谁呢？”我正想问，李宽已笑着开了口：“她叫茶花，我们茶场有名的采茶能手。在上月的一次采茶竞赛中，她一天就采茶一百五十多斤，在几百人中遥遥领先，获得了‘采茶能手’

的光荣称号。”呵，“茶花”，多好听的名字，我赞叹着。李宽把采摘的茶芽放进茶篓又对我说：“她从小在茶山长大，特别喜爱那洁白如雪的茶花。每逢夏秋之交，茶花盛开，她那高兴劲就没法提了，头上插的，胸前挂的，床头摆的，全是一小朵、一小朵散发着幽香的茶花。就连每次给她的那位巡逻边疆的“他”写信，也少不了寄上几朵。于是，人们就用“茶花”代替了她的名字。走，我们过去看看。李宽说完，拉着我的手就朝对面山腰奔去。

叫茶花的姑娘，穿着一件鲜艳的红毛衣，毛衣的左上方织了一小朵白色的茶花，显得十分雅致清新。她那绯红的脸上渗出涔涔汗珠。她的四周是十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姐妹，只见她们一边干着活，一边笑语喧喧地打趣：“茶花姐，你昨天捧着那张刚刚寄来的立功奖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是谁又立功哪……”一个穿花格子衣服的姑娘，带着几分诡谲的口气，向茶花发起了“进攻”。余音未完，引起一阵爽朗的笑声。茶花姑娘的脸上顿时飞出两朵红晕，嗔怪地瞪了说话的姑娘一眼，就在那一刹那，我看见她那目光中除了一丝羞涩之外，饱含着幸福和自豪。

姑娘们尽管说着、笑着、采着，可不时用两眼盯着茶花那双灵巧的手，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哦！原来是茶花的双手，同时在茶梢上飞快地跳动，十分准确地掐下一芽又一芽，几个手指配合得那样默契，那样巧妙。只见一片片嫩芽，飞一

般的从茶树尖到她的手中，又飞一般从手中到茶篓，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一个扎小辫的姑娘对我们说：“茶花姐采起茶来，就像鸡啄米一样，又快又准。我总想把她双手采茶的窍门学过来，就是学不会，不是顾了左手，就是忘了右手，眼睛和手老闹别扭。唉！真是看人家吃豆腐牙齿快，轮到自己就傻了眼。”一席话把大家给逗乐了。茶花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汗珠，走过去拉着姑娘的手，亲切地说：“小妹子，只要你肯学，我包教会你。”说着就一边讲要领，一边作示范。周围的姑娘一下子都围了过去……

看到这一群青春焕发、勤劳好学的姑娘，我恍惚看见了一朵朵晶莹洁白的茶花，正迎着灿烂的朝阳，竞相怒放在这绿色的世界里，白绿相间，玉锦团团。茶花，把茶山装扮得多么旖旎多姿啊！

从茶山下来，已是遍地余晖了。在山脚偶遇从前的街坊张大爷。他那满面风霜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他告诉我现已退休在家，前不久，偕同老伴自费到千里之外的杭州去玩了十多天，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接着又以几分眷恋之情说道，人虽然离开了茶山，可那颗心老往茶山跑，每天傍晚总要到茶山下走走，摸摸“共处”了几十年的茶树，就像来会会老朋友。最后，他兴奋地说：“我希望能多活些日子，看看茶乡富庶美好

的明天，好好享受幸福的晚年。”我想，张大爷的愿望是会实现的。

告别了老人，朝前走去。路过制茶车间，飘来阵阵清香，时浓时淡，似乎整个空气都由那隽永芬芳的茶香组成，吸一口便叫人醉了。我在这浓郁浸香的空气里走着、望着、遐思着：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茶乡的面貌？又是什么力量调动了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蓦然，我想起了一句话：“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政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由乱到理，由拙变巧。这，就是巨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力量，启示和激励着人们去创造无穷无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去改变社会和自然的面貌，同时，也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茶杯里冒出的热气渐渐消散了，我也渐渐收回那远去的情思。我想，“湄江茶”这支黔北高原的茗茶新芽，也会像西湖的“龙井”，洞庭的“碧螺春”一样，在祖国馨香四溢的茶园里，散发出它那淡雅的清香。

《花溪》1983年第8期

跳花灯

你说奇也不奇？在文艺界“混”了十七八年，不知看过多少精采的戏剧、歌舞，聆听了人间许多的神韵仙乐，我竟常常思念起儿时看过的一种“歌舞”，而且一往情深，魂牵梦绕。那，就是故乡的“跳花灯”。

我的故乡，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县城，坐落在黔北高原上。故乡这种跳花灯源于何时？不得而知。我想，大概与故乡的湄江河一样长久吧。听老人说，民国初年，庆贺“共和”，县城里举行了一次花灯盛会，鞭炮声，锣鼓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1949年欢庆解放，又足足跳了半个多月。“跳花灯”成了故乡人民表达喜悦之情，期冀美好未来的一种简朴的文艺形式。

故乡有条不成文的“约法”，跳花灯的一到，城里的人家就要放鞭炮迎接，谁家的鞭炮响得闹，就先在谁家的门前跳，这叫给主人家“拜闹热年”。大年初一，谁家不想图个吉利热闹，于是乎，只要一听见“锵！锵！”的锣声，哪怕这锣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家家户户也会争先恐后，纷纷点燃早就吊在竹杆上的鞭炮，霎时，整条街响起一片“噼噼叭叭”的声音，震耳欲聋，只见硝烟四起，纸屑乱飞，县城上空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呛得人喉头发痒。当跳花灯的来到哪家门前停下来时，人群“呼”的一下就围了过去，形成一道人墙。来得迟的，拼命往前钻，实在钻不进去，就只好踮起脚尖，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鼓得大大的。个子矮的飞快跑回

家中，抬来一条高板凳，站在上面，“鹤立鸡群”，洋洋得意。

跳花灯的“演员”是来自城郊的农民，每年除夕一过，“演员”们就开始“粉墨登场”。他们换上卖肥猪得来的钱做的新衣裳；没有新衣裳的，就从那堆散发泥土气味的衣裳中，选出一件补丁少的，笼在因油污而微微发亮的青布棉袄上，就算“演出服”了。当然，没有画妆品，也无道具布景，更谈不上乐队伴奏。拿上几面铜锣，拎起一个小羊皮鼓，肩搭几块白色的毛巾，带着满脸的喜气洋洋，三五成群就来到了城里。

在一阵紧锣密鼓中，“演员”出场了，站在愈来愈小的人圈中间。故乡的跳花灯，不像东北的“二人转”那样由一男一女表演，而两人都是男的，一个饰“唐二”，一个扮“幺妹”，扮“幺妹”的把白毛巾往头上一扎，就算是“旦角”了。也不像省城的花灯剧团，女演员手舞绸扇，男演员腰系彩带，只是扮“幺妹”的那位，一手拿一块手帕，而演“唐二”的演员，并没有什么腰带之类，更不用说是彩色的了。

锣声一停，二人边跳边唱，“幺妹”舞动手帕，“唐二”摆弄双手。唱完四句灯词，锣声再起，二人绕圈旋转，接着再来个“鲤鱼戏水”，“唐二”围着“幺妹”边转边逗，而“幺妹”故作忸怩的样子，用手帕遮住大半个脸，留出一对大眼睛，与唐二“暗送秋波”。演到此时，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声，老太婆笑瘪了